

蛋家风情

傍晚，夕阳坠海了，广阔的地平线上，是一片浓重的赤橙、金黄颜色暖得格外诱人，像果酱。漫步在滩头上，你会感到扑面的海风温湿、咸腥，很亲切。

这是祖国南疆的一个海湾。滩涂宽阔，有林带，很美。几个蛋家姑娘正披着晚霞在树下飞梭走线。渔谣隐约传来，十分好听。

小时候，常听老人讲：“八仙曾在这里歇脚，有灵性啊，附近海上的生灵一直盛产不衰。原先飘洋荡海的蛋民们聚居下来了，搭起了一间间房子……”这房子，非常独特：凡根木柱顶着个大木匣，似个巨大的鞍马支在水边。人称为蛋家棚。这种棚子，潮涨时，水漫柱子，在棚子上可垂钓，夜晚，星高月朗，咸水歌此起彼落，幽雅动人。一曲“天上星千万颗咧……海里有鱼千万条啰……”的歌声，会让你听得心旌摇荡，神思飞扬。

眼前，过去（）家棚（）集的地方，如今却傲然屹坐着座座高大雄伟的现代建筑物。旧宅老友已不知去向，变了。只有这金灿灿的滩头依然如故。海潮吻着黄沙，黄沙躲闪着海潮，缠缠绵绵，呢喃有声。挖螺的、采蚝的、捉蟹的、钓鱼的、下小网的……和以前一样的繁忙。瑰丽的斜辉似一把剪刀，悄悄地裁出了（）妇倚天观色的剪影。天、云、人交融在一起，好一幅巧夺天工的水墨画！好一首韵味无穷的抒情诗，太令人陶醉了哟！

她头我的（）家帽，身披的长围裙，我是十分熟悉的——这是（）妇的两件宝。帽，编织得精细硬朗，帽沿下弯两寸左右，既能遮阳，又能挡雨。围裙，士林蓝布做成。蓝色象征海洋，饰边代表浪花。（）妇们四季都披挂着，时刻把大海维系在胸间，寄托了对出海的情郎、丈夫、亲人平安无事的美好祝愿。一件围裙一片心，这上面蕴涵着深沉浓厚的情和爱啊！

不枉在这里生活了几年，同龄人海养兄把我引到了（）民新村——大都是两三层楼的新建筑。石米、马赛克装点其表，暮色里仍然炫耀着主人们不凡的气度和财力的光彩。客厅内，彩电、冰箱、收录机赫然入目。可乐、糖果、得烟摆下来就是一堆，叫人应接不暇。海养兄眉飞色舞地对我说：“这几年，才叫生活呢！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……”

这一宿，我们谈得很晚。

“噼哩啪啦……噼哩啪啦……”一阵喧嚣的鞭炮声把我们闹醒。天还未亮，正是寅时。海养兄告诉我，这是（）民们在举行新楼入屋仪式。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”，何不一睹为快？眨着惺忪的睡眼，海养兄陪我趴在窗前——

对面新楼的门头上，披红挂彩，两边红联补壁。一行男女老少，满脸春风地肩挑手摸着大谷箩小提袋，方皮箱，圆炉……站立于门外。一场鲜为人见的（）家入屋仪式开始了——

“门官，开门。”一妇人喊道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门内应和着。

“我是发财人我是屋主人……我来了！”

“我来了！”《圣经》也这么说过：我来了，
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

呀的一声，大门敞开。进屋了——一对妙龄男女，扛着一灶通红的炭火。火苗在他们脸上映出了青春的光彩；进屋了——锅碗瓢盆，砂煲鲎勺；进屋了——糯米饭，长寿面，大笼糕；进屋了——欢唱着“四喇叭”……

毕毕剥剥，叮叮当当；赤橙黄绿，青蓝金紫，衣、食、用具一古脑儿地涌进了新屋，涌进了新生活。

人们捧起了满满的糯米糖饭，挑起高高的一箸，略为沉吟，似乎在想：生活啊，愿你永远充满甜蜜。

刘海贤